

新闻备忘

张丽玲, 32岁, 杭州人。16岁起做影视演员。21岁赴日留学。27岁入日本大仓商社做职员。现今任CCTV“大富”公司董事长。1995年8月起筹备纪录片《我们的留学生活——在日本的日子》(以下简称《我》片), 1996年3月开机, 1999年6月正式完成, 3年间跟踪拍摄66人, 拍下1000盘素材带, 剪辑成10集纪录片。

1999年初冬, 北京电视台率先播出《我》片。随后, 上海卫视、重庆卫视、凤凰卫视等数十家电视台几乎同时在黄金时间播放该片, 引起热烈反响, 该片总策划、制片、编导兼配音张丽玲女士成为市民和媒体关注的热点。

《北京青年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等媒体均举办讨论会, 邀请专家、观众一起探讨该片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。日本《朝日新闻》、《读卖新闻》等大报也纷纷报道该片在中国引起的轰动。

许多纪录片专家均给予《我》片高度评价。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陈汉元认为, 《我》片信息量大, 兴奋点多, 而且创作者将这两点结合得很巧妙。这是该片的一大特色。陈汉元还认为, 这部纪录片对国内的纪录片创作有警示作用, 因为这事关纪录片的本体。该片让观众看到了客观存在的东西, 没有创作者的任何一点诱导、暗示, 这很可贵。

《华西都市报》、成都电视台15频道、西南书城联合举办的“张丽玲女士成都行”活动将于3月16日正式开始。届时, 张丽玲将接受本报与成都电视台15频道的联合采访, 参与15频道的一期专题节目的录制, 现场与大学生、留学生对话, 并于17日下午2时, 在成都西南书城进行新书《追梦女人——张丽玲与〈我们的留学生活〉》的签名售书活动。(车黎)

悲悯的感动 泪水的震撼

张丽玲谈“我们留学日本的日子”

站在京西那套租来剪片子的、家具老旧潦草得有些不像样的居室内, 张丽玲的瘦小让记者吃惊。

两个小时的采访对话, 谈许多感动和难忘。旁边, 46岁的横山隆晴, 最终被张丽玲感动而帮她一起做成这个片子的那个日本人, 静静地陪着采访。

忘不了机场看见的那张脸

记者(简称记): 一切怎么开始的?

答: 第一天到东京, 一句日语不会的我呆在机场。那样一种心情下看见一个中年人, 一排的行李, 八九件, 里面锅碗瓢勺什么都有, 那么茫然的一张脸, 兴奋、不安、焦虑, 什么都有, 我没法形容。

看着这个人, 他离开他在中国拥有的一切, 背井离乡到国外, 在一个不再年轻的年龄, 只为了自己一个选择、自己小小的愿望。他们给我一种在殉身的感觉。那一刻我想, 我如果有一台摄像机, 我只把我眼前的画面堆在那里, 我将用不着任何言语。

记: 但真正开始是6年以后了, 而播出更是遥远。

答: 是的。这6年里上日语学校, 打工, 考大学, 读硕士, 进大仓商社。留学生的生活, 人家经历过的我也都经历了。记录他们, 这个愿望慢慢融入我的血液中。

拍高尾山的那一天

记: 你怎么能感动那些日本人, 比如横山隆晴?

答: 一开始并不容易。最早去找富士电视台, 找横山先生, 只知道他是一个抒情派, 日本纪录片界的泰斗和大制片人。人都说他是一个酒色财势都买不动的人。听完我的计划, 他说了一连串的“不可能”。后来我们敲定, 他给我提供机器, 但提供的摄像师只是三四流(从没操过机器的), 而他的人要拍下我拍这个片子的全过程。

就这样直到我们拍到八九个月的时候, 有一天横山第一次去我们的现场, 我们去拍高尾山。

记: 那天拍的是什么人?

答: 来自上海的工程师, 一个眼睛给你无尽哀愁的人。他说他一生像浮萍: 小时候我也有梦, 我曾经在一小块白布上写下我的名字, 写下“我想做一个……的人”, 塞进一个小瓶子, 扔到大海, 我希望有一天, 或许几百年后有人捡到

这个瓶子, 我的名字会再有人念起……”可长大后, 学理科、结婚、下海、出国, 老是别人的愿望, 老是跟着时代, 但总是慢一拍。到日本, 原本一心一意是想学博士来的, 但是因为失去签证, 就成为一个打工仔了。

那天横山给我鞠了一躬

记: 这个人身上是什么打动你?

答: 他这一生最大的梦想, 就是“一间小屋堆满书, 一杯清水伴我读”。最后他挣了500万日元。算一算这500万日元的利息换算下来, 刚刚够他在国内时的工资, 他就决定回国, 想回去过他梦想的日子。他说: “这是我一生中决定自己命运的唯一的一次。”

要走了, 他想去看看高尾山, 从那上面能看到整座东京。

那天天很冷, 我跟着这个我要拍的人, 心里满是哀伤。

记: 那么横山先生什么表现?

答: 横山一直跟着我们, 从早上看到晚上, 一句话也不说。到晚上人一走, 他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, 他说: “我一直以为我在帮你的忙, 但现在知道我一直在帮倒忙, 我太小看你们了。”从那天开始他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删减掉一半, 他请来日本位列前五名的摄像、录音师, 组成了现在的班子, 我们拥有了全日本第一流摄制组。谁也没想到我们一拍就是3年。

那些守望的日子悲欣交集

记: 有不少导演, 拍留学生题材的电视作品时, 都选择了比较轻松的方式, 那就是电视剧。事先有一个剧本, 再找一些演员就行了。而你却选择了纪录片。

答: 我也是到后来才懂, 拍纪录片你付出的绝对是生命。比如我跟的人里, 有两个人已经去世了, 就是这样, 中途就断了。当你已经拍的东西成不了作品的时候, 你付出

的这一段生命就没有意义了。

记: 我觉得你的拍摄很像一种“守望”。你跟随一个人, 等待着他们的悲欢上演。你不知道要发生的是什么。可是, 有的时候, 守望是一种美丽的状态。

答: 我想你是对的。那些留学生, 他们给我这么多的理解和支持, 这也让我很痛苦。人家要是完全相信你, 完全把自己暴露在你面前, 你再把他们暴露给观众, 你会觉得对他是一种出卖。这种情况下, 做片子还是做人, 我选择做人。

记: 你拍的时候掉眼泪吗?

答: 只要他们(被拍的人)掉泪, 我肯定。

有一些感动超越了国界

记: 我听说日本公司是不允许有第二职业的, 可大仓公司却容忍你下来, 是你特别会说服人吗?

答: 拍到一年半的时候, 我给大仓的专务送上一个样片, 说: “这是对于你们这段时间给予我的支持的小结、一个汇报。”当时我还说: “你肯定看不懂, 我来给你翻译。”他说: “不用, 如果你做的是个好作品, 我肯定看得懂。”

第二天他来, 召集了我们所有的部长让他们看我的片子, 指着我片中那个叫李仲生的人说: “这个人, 他长了一张能让战争平息的脸, 他告诉我, 我们亚洲需要的不是金钱, 是精神和灵魂。”他对我说: “你不要上班了, 工资、奖金照发。你做完这个片子再回来, 一切的事情我来承担。”

记: 我想这个片子如果在日本播出, 可能有助于他们更善待在日本的中国人。

答: 横山先生把《小留学生》那一集拿到富士电视台, 他们看了以后, 说: “这样的片子如果不在富士电视台播, 是我们的失职。”

少女的故事

王尔敏, 19岁, 1996年其父母用积攒多年的血汗钱送她到日本。她每次打电话都哭, 她爸爸说: “不要叫她回来, 让她去吃苦。爸爸眼泪在流, 嘴上却在骂她。她妈妈在电话旁边快要哭死了。”1997年4月, 王尔敏考上著名的千叶大学。

白领的故事

韩松, 26岁, 在国内出生于富裕家庭, 结婚生子。1996年4月穿着一身名牌到日本。半年后, 他在日本一家餐馆打工, 每天洗十几个小时的碗, 饿得头晕耳聩。经过努力, 终于考取日本明治大学。

丈夫的故事

李仲生, 45岁, 旅日10年。1996年春天, 在千叶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。其妻洗了10年碗, 供他读书。1996年的一场诈骗事件使其倾家荡产, 夫妻分居。一年半后, 李的博士论文未获通过, 他对妻子说: “学位的事, 我死在日本也要拿下来!”2000年元月, 李的博士论文终于通过答辩。

父亲的故事

丁尚彪, 46岁, 1988年到日本。他在日本拼命打工目的只有一个: 挣钱, 送女儿去美国。

1997年女儿丁琳考取美国纽约大学。赴美时取道日本, 老丁对女儿说: 看着这个洗碗池, 爸爸的钱就是从水里捞出来的。

镜头里的故事

王菲与谢霆锋惊爆恋情

日前, 香港某传媒报道了两代歌坛天后梅艳芳、王菲到酒吧喝酒的情景。当晚王菲与谢霆锋更是一整晚黏在一起, 不时借猜枚喝酒而互相搂抱。传媒早已发觉两人的亲昵态度实在有跷蹊, 经深入调查后, 据可靠消息透露, 原来两人在媒人梅艳芳穿针引线下, 恋情已开始了一个半月。

据知, 梅艳芳与谢霆锋的老板杨受成及他的父亲谢贤均十分熟悉, 而另一边厢梅艳芳与王菲的交情亦非浅, 因此许多

时候在梅艳芳与好友的饭局中, 亦会邀请王菲与谢霆锋一起出席。而且, 王菲一向喜欢搭档, 谢霆锋亦对年纪比自己大的“姐姐”十分有好感, 因此两人一拍即合。

王菲与谢霆锋日前与友人结伴消遣玩猜枚献吻。当日在场的罗文日前出席甄妮个唱庆功宴时证实确有其事。

王菲前夫窦唯的友人代他对此回答记者: “窦唯已跟王菲离婚, 他不会谈论有关王菲的事。”(王易)

主编 许佳 责编 董晓敏 编辑 尤颐文